

小橋高等商業學校
 圖書部
 總
 一三八九號
 冊
 九冊
 號
 第



方正學先生
遊志齋集卷之三

方正學先生遊志齋集卷之三

南京江都御史嘉善丁賓

南京鴻臚寺卿歸安錢元

南京翰林院諭德餘姚孫如游訂正

南京翰林院孔目仁和錢養庶 全校

南京禮部司務仁和羅大冠

後學 上元姚履旋參閱

十九世裔 孫方永祥重刊

雜著

君學上

人君不患乎無才而患恃其才以自用不患乎不學而患挾其學以驕人邈乎無為澹乎無謀以任天下之才智而不與之爭能則功之出於人者猶出於己也持其偏長小數以與臣下較銖兩之優劣使才智之士不獲盡其所欲為是曷若不學之為愈乎漢高帝椎樸質厚於學無所知然其聽言在

系宗齊集

卷之三

一

人與知道者無異陳叔寶楊廣好自矜伐以爲羣臣莫已出
而其所以自負者適足以取敗蓋聖賢之學不傳人君既不
知爲學之道而復不能用其學譬之兌戈垂矢王者用之可
以伐僭亂而狂夫得之或以濟其惡而爲盜豈戈與矢之不
善哉挾莫邪之器而不能用未有不爲大禍者也況彼之所
得皆聖人之所棄者而恃之以驕人則適可疑當以害其身
而已學至於近世離而爲四言性命者得其本其失也過高
道政事者得其用其失也過雜文辭之習華而鮮實制度之
辨勞而少功人君欲如學士儒生兼窮而竝索之豈惟勢有
所不能而亦安暇事於此古之聖主爲學之道雖殊然其大
要不過敬天仁民別賢否明是非數者而已而必皆以正心
爲本正一心以對天下智者爲之謀仁者爲之守勇者爲之

戰而藝能才美之士咸以其術自奮何患有所不知哉學之
不正而欲徒務乎學以之治身且不可而況天下乎

君學下

將欲應天下之變而計謀規法不素備於吾心一旦事變雜
陳乎耳目之間其不至於瞽惑迷亂者鮮矣故人君不可不
學也人君之學莫大於治心立政而治心之術有五持敬以
弭安佚之萌寡欲以遏侈縱之漸養慈愛之端以充其仁平
驕泰之氣以固其守擇賢士自輔以閑其邪五者立然後可
以爲政而爲政之方有八明而不至乎苛寬而不流於縱嚴
而不迫於刻仁而不溺於無斷智而不入於詐妄納諫而能
委任無逸而能不變此爲政之本也而未及乎政然能是八
者則政可以舉而措之矣存之無形索之無方而其動無常

者心也聖王之爲學必先治於心如操六轡以御悍馬奉盤
水而行乎堂階之上惟其顛逸而不可制傾覆而不可收自
且以至夕自起居飲食以至決大事處大變自壯以至老兢
兢然不敢少肆故雖在位數十年而政教行乎天下者如一
日國有百歲之儲積而宮室服御奉其身者無加遐荒遠邑
無饑寒之民而憂勞之意不敢怠有學以治其心是以恆見
其不足苟自不足則於治也何有哉後世人主不知學以其
天資之所近者爲治好仁則姑息而無斷任察則苛細而少
恩廢擬當或近於殘寬或至於弛好謀多蔽於輕信推誠每
失於小人或始於恭儉而敗於驕泰或初志甚銳而旋致縱
怠漢之文景武宣唐之明皇憲宗其才非不美也而不足以
庶幾先王之治者豈非不能充之以學故哉人惟知不足然

後久而不變持其所長自以爲能居億兆之上處尊榮之勢
內不能學外不能親疑此人君之不幸也

君量

智周乎萬物才高乎眾人者可以取天下而不可以守天下
仁足以施法政義足以洽乎民心者可以守天下而未能使
天下悅而不忘善爲智者蓋有不用智而無不明不以才自
名者無所不成德洽令孚而人莫能忘其仁義其惟量足以
容天下者能之乎洪河大江奔注萬里勢之所遇聲之所噴
洶洶乎其可畏及趨於海泊然而行悠然而逝渙漫浩渺不
復少肆者以其量素足以容之也天下大物也其動也無端
其變也無恆自非量可以容之者孰能有之人能辭萬鍾之
祿而或色喜於一金能虜三軍之帥而或呻吟於一指其出

於計度而後爲者未足見人之量惟其猝然遇之視之而不驚此非有量不能也古之聖王叢之以極繁至擾之事而處之若無投之以深憂厚懼之變而應之不勞恩及乎黎庶功高乎往古而不少見於辭色豈強而爲此哉其所操持者大所涵畜者遠事物不得亂其中也堯視黎民時雍不異於洪水滔天之時舜居乎法宮而朝萬國與陶漁於河濶之際無異禹舉天下於魚鼈之波而使食息於平土而不與焉蓋於其功德之盛未足見聖人之大於處盛美而不居然後可見其量也後王之於古若視日月不能幾之者豈皆其智之不能質之不逮乎速盈而易驕可以利害動而不能用夫才智才智自見於世者庶官百職之所爲無所用其才智而才智之士咸爲之用非聖人其孰能之

君職

能均天下之謂君臣覆兆民之謂君立政教作禮樂使萬民各得其所之謂君生民之初固未嘗有君也眾聚而欲燬而爭起不能自決於是乎有才智者出而君長之世愈愈下而事愈繁以爲天下之庸非一人所能獨治也於是置爵秩使之執貴賤之柄制爲賞罰使之操樂尋修短之權位乎海內之人之上其居處服御無以大異於人不可也夫其居室彰其輿服極天地之嘉美珍奇以奉之而使心於民事故天之立君所以爲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然而勢不免粟米布帛以給之者以爲將仰之平其曲直除其愚苦濟所不足而教所不能不致夫尊榮恭順之禮也民之情然非天之意也天之意以爲位乎民上者當養斯民德

高眾人者當輔眾人之不至固其職宜然耳奚可以為功
後世人君知民之職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職在乎養民是
以求於民者致其詳而盡於己者卒怠而不修賦稅之不
力役之不供則誅責必加焉政教之不舉禮樂之不修窮
貧富之不得其所則若罔聞知嗚呼其亦不思其職甚矣
天之立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安其生而明其性故使
之也民之奉乎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治與自明而有
君也如使立君而無益於民則於君也何取哉自公卿大
至於百執事莫不有職而不能修其職小則削大則誅
職重於公卿大夫百執事遠矣怠而不自修又從侵亂
誅削之典莫之加其曷不畏乎夫邪受命於天者君也
於君者臣也臣不供其職則君以為不臣君不修其職天

謂之何其以為宜然而祐之耶抑將怒而殛絕之耶奚為而
弗思也天與人其形雖殊其好惡去就不甚相遠也使君命
一人焉而治民而因蹈之厲虐之其有不怒者乎怒而能全
其祿位乎天之於君雖不若君臣相接之明且著然未嘗不
明且著也幸其未形以為無憂幸其未至以為愛已嗚呼其
可果恃也乎

治要

無法不足以治天下而天下非法所能治也古之聖人知民
不可以威服於是厲車姦剗暴之意於疏緩不切之為使民
優柔揖讓於其間莫不兢兢然有自重知恥之心未見鈇鉞而
畏威未見鞠訊而遠罪潛修默改於閭閻田里之中若有臨
而督之者彼豈恃區區之法哉法之為用淺陋而易知民之

為情深詭而難測以難測之情視易知之法法已窮而其變未已未有不為竊笑而陰誦者也善用法者常使民間吾法之不可犯而不使民知吾法之果可畏夫人祇天而懼帝者以未嘗被其誅殛而或被其誅殛者必不能以復生也如使鬼神臨人之庭捽人而擊之則愚夫鄙婦皆思持挺而逐之矣其何畏之有欲人之重犯乎法在乎不輕用法於民吾視殺戮為輕刑而數用之彼將輕吾之殺戮而數犯之矣吾視笞罵為大辱重而施之彼亦以笞罵為足恥而畏避之矣得其要術者能使民畏笞罵為殺戮不得其要者刑人接於市而人談笑犯法不為之少衰人惟以死為足重也故知樂其生知生之樂也故凡可以賊身害名之事慎思而不為使皆不愛其死則將紛然騫肆馳逐於法令之外也死而不顧雖

有法何足以制之聖人之治不恃斯民畏吾之法而恃其畏乎名不恃其畏乎名而恃其畏乎義夫纊冠素組玄冠縞武與坐之嘉石而畫其衣施之人身非有毀形傷膚之慘也而使游惰之士不齒之人與麗乎法者服之坐之則慚悔愧恨與被木索嬰金鐵者無異此何必刑哉加以不義其辱固甚於刑矣孝友睦婣任恤有舉先王以是數者勸天下之民非能家說而人誘之也而人以能是為榮不能是為辱書之黨正族師之籍如受命於天庭而就刑於司寇其心達乎義故知畏乎義而惟恐或違之也事固有類乎不急而為用至要甚微而為化甚博者聖人常以是寓夫御世淑民之精意使民奔走慕悅無所厭倦而不自知其由世俗不之察以為迂遠而不若用法之有功則過矣人生莫不欲民之興於孝

弟禮讓也而人不免悖德而蔑教莫不欲吏之奉職而循理也而吏不免怠肆而汙僻則法果可以禁之乎法加人之肢體而不從而謂虛名可以服其心其事若不近人之情而理有所宜然者不可不察也二人治家一以變色不言為怒一以箠撻詬罵為怒自其嚴者言以變色不言者為不肅矣示其怒者雖異而其為怒則同人見其色之不易變也於其偶發乎面其畏且恐與箠撻何擇哉故法不必嚴在宗其意向而已辱莫大於不得同於恆人觴舉坐以酒而飲一人水其愧於刑及其身恥為醉酒者所輕笑也良淑之民皆冠緇布德為民所尊者加識別之得為人所卑者使求與恆民齊則民莫不修其所可尊而去其所可卑者矣吏以廉潔稱者歸則服其服不能以義退者異其服以媿之則德惠盡其職矣

推是類也等其田里別其室廬使民無貴賤以德之高下為貴賤仕無崇卑以政之廣狹為崇卑有罪者始則異其冠服次則殊其里居如是而不峻則誠不可與為善矣然後刑戮加焉人知刑罰果出於不得已而行於果不可不怒也必能自重其身知麗乎法者為可恥而禮義之俗成矣夫苟可以變易風俗雖有甚難至遠之事先王之所樂為也況其易者乎易者忽之以為疎而不屑為難者重之以為高而不敢為則是聖人之道終無適而行也悲夫

官政

欲天下之治而不修為治之法治不可致也欲行為治之法而不得行法之人法不可行也故法為要人次之二者俱存則治俱弊則亂俱無則亡偏存焉則危世未嘗無人也然取

而用之與用而責成之無其法則猶無人也今祿而仕者無
虛位求其知職而不媿乎祿者無幾人法非不密也而貪暴
者不爲止怠鄙者不加畏闕茸不振者頑然食乎其閒而不
以爲非其患在乎取之過雜持之過急待之過賤而黜陟不
明耳奚謂取之過雜可以治人者必有以過乎人也過乎人
之人居恆人之中固已曉然有異於眾而爲眾之所服善用
人者取其爲眾人所服者而用之故人服其上之知人而歎
受知者之稱其在各勉於自修而無有僥倖乎祿位之心使
無以過於人而用之於治人之位則人必以上爲誓而以得
位者爲冒莫不自以爲可用而有賤輕祿位之意曰彼猶吾
也何以治吾彼與吾等也何以聽吾之曲直於是處士以不
仕爲高恆人以得位爲宜而仕者之勢不尊威不行而令不

信於下知不爲眾之所與也則益不自重而爲毀廉蔑恥之
行何謂持之過急待之過賤蓋人必有樂乎位也然後思固
其位安其身也然後自愛其身知其身之當愛位之當保然
後凡可以戕身而償位者畏避而不爲可以得名譽華寵者
慕效而爲之馭之以不得自專之法加之以非其自爲之罪
役之以非其所能之工富足則快樂而獲存廉節則死亡而
莫之救欲其有士之行焉可得也何謂黜陟不明天下之所
尙視乎上之所嚮漢文好寬厚而人多化爲長者宣帝好能
吏而吏多以善治稱四海之內仕者之眾不可謂無才也而
不聞卓然以才稱者以非上之所好故有才者沉鬱消沮而
不能自見矣庸庸之人苟且攫竊而不知媿恥誠使擇異常之
才居四方之大位俾各察其屬之才鄙廉否言其狀於朝而

進退之果才矣自縣而陟之於州於府加賜祿秩以旌之果
不才矣可任則姑試之以事不可任則歸之於民處已誠廉
矣則厚其祿雖有過再宥而後加以罪勿辱其身勿役
之以小人之事取於民誠貪矣則收其祿後其身俾不齒於
主上之好惡如日月之昭明人甯有不化者乎利乎報而為
善者君子以之存心則不可然欲化舉世之人皆為君子不
先示之以得失之理未見其遽從也言治道者不求其本急
近功則謂德不若刑務教化則謂刑不如德皆近似而不然
也一任乎德則為惡者苟免一任乎刑則為善者無所容皆
不可以致治惟本之以德而輔之以刑使恩惠常施於君子
刑罰常嚴於小人則寬不至於縱猛不至於苛而治道成矣

民政

治天下者固不可勞天下之民以自奉也然不能使天下之
民知道而易使亦豈足以為治乎當昔之未有君臣也民頑
然如不鹿猿獠餒則食飽則奔逸跳擲而不可制欲馴之且
不能況欲使之乎聖人者出知其散漫放恣無所統屬非久
安之道也於是制上下之分定尊卑之禮俾賤事貴不肖聽
於賢由胥吏以至於大夫公卿由子男以至於諸侯各敬其
所宜敬而各事其居乎上者猶以為未足也復制治民之法
使五家為比二十五家為閭百家為族五族為黨二千五百
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以屬乎司徒五家為鄰五鄰為
里里四為鄩鄩五為鄙鄙五為縣縣五為遂以屬乎遂人聯
之以五兩卒伍師軍以知其數習之以師田飲射祭祀讀法
以一其心書其善以作其氣罰其惡以折其驕六畜車輦旗

通志彙編 卷之三
鼓兵器之稽可按籍而知老弱壯少可任與否不必問平民而具上有所興作朝出一言而暮已集進之則前退之則卻其民常知恭順忠愛事上為當然不敢少有忿怨避縮之意三代之時非不役民也而未嘗有一民敢發不遜之言豈其威力足以制之哉其法素備其教素明民皆知道而易使故也戰國之君不知先王之用心的務為苟簡之術以為不必如先王之煩密過慮亦可以為治斥絕遺典而師心自為既已失矣而秦又并燒除剖絕之不復有為治之法而徒任刑罰以劫黔首譬之去悍馬之羈勒而臨以鋒刃彼有蹶齧騰躍而走耳安能以可生之身蹈必死之禍哉故斯民至於秦而後與亂後世亡人之國者大率皆民也其禍實自秦始皇之民卽三代之民在三代之時則尊君而附上當秦之時則驚

狠凶戾視其君如仇讐豈民之過哉無法以維之無教以淑之而不知道故也二家之童其一自幼教之以拜跪順悌其一恣其詈言諛語而不禁他日犯上而賊倫者必自幼不教之人其知教者必不至乎有過也治天下者未嘗願天下之不治而不修致治之法猶願無死而不食也致亂之由非一端莫甚於治民無法治民之法既定世有叛將亡卒挾姦而肇釁繫而殺之易易耳亂亡所以相踵者無賴者為之倡好亂之民皆起而從之也使斯民皆知君臣之義或有狂夫怪民出乎其閒厭縛而告於司寇何亂之能成茲欲復井田行周制如先王之時固難矣獨不可稍取先王之意為之法乎今之役民雖不能歲止於三日亦未至於厲民也終歲休於家縣官役之以數日之事已若為所不當為發憤懷怨而就

道甚者或逃匿而不從上之威令方行而民已如此設使不幸而威令有所不行何望其從上之命乎此治民無法教民無道而不知君臣之義使然也為人父者未必皆無過舉然子不敢逆其命者以父子之倫不可悖也人君之政豈能皆合乎民心苟不知君臣之義少不慊所欲則攘袂而起其危亦甚矣烏可以為不急而不務哉欲民易使莫如放鄉鄰鄙鄙比閭族黨之制執其中而用之為之正若長者月申之以禮法闕之以古訓春秋合之以祭祀和之以飲酒導其忠順之道罰其不率令者遇有徵發以趨事先為者為上而厚賞以勸之以訕許敗類者為下而屏黜以愧之上之人又能躬行以成俗立學校以明教則民可漸化矣然必制民之產使之無死亡之憂然後可苟驅不能自存之民從吾之令雖堯

舜之仁周公之智有所不能況三代之舊法乎故民易治也

成化

寓控制天下之道於迂遠不急之法使人陰服乎上而不自知者周之所以得民也欲人之服從而炳然示之以服人之具其服也必不堅有意於服人先以養人者示之使天下成化而歸己此誠能服人者也秦漢之君未嘗不笑周以為迂而其為治之具固周之所笑以為拙陋而不為者也惡夫升竈而食糜必嚴禁而預防之使不敢近則可矣不能制之於先何其既食而擠之於釜雖可以快意而釜之糜豈可食哉秦漢之法擠夫於釜之類也其於民也未能教之知義而禁之勿為亂未能教之知孝而禁之勿悖慢視斯民異類愚僻

與熊豕麋鹿無異不少置於心而爲之計及其麗乎刑則三
族誅滅之典斷焉行之而不顧威令既立使人視斧鑕如就
几席而無所避豈不可畏哉畏極而玩玩極而怨有時不畏
之矣故以刑罰爲威者威既衰而亂生以禮義化民者俗既
成而分定能使民畏禮義如刑罰而不敢犯之則刑罰可措
而不用矣周之盛時是也五家置之畏二十五家置之胥百
家置之師五百家立之正其事似乎未切也威時則讀法春
秋則會射蒐狩考其善而書之紂其惡而戒之民之得休息
者寡矣其事似乎太煩也然則周卒以此而治孰謂果煩而
不切也故周之成法具在今欲爲此不難也而民必以爲甚
病夫變其所久習而俾爲其所未見非特今之人病之雖周
之民亦然試在周公以至石易至暴宜其悅而順也然殷民

紛紛思亂久而後定者以法制之驟而然也蓋殷之政亡久
矣周驟以禮義繩之俯仰揖讓於規矩之中而不勝其勞則
思其縱逸之安固恆人之所同然者況今之世承大亂之後
乎然先王之道所以利民而上無所利能爲之以漸可不擾
而復也稍揆其當損益者而陳畧之民可不甚病也且定其
制曰民家十爲睦睦者言相親也十睦爲保保者言相助也
十保爲雍雍者言衆而無爭也雍成屬於縣雍有長以有德
而文者爲之保有師以有行而文者爲之睦有正以忠信篤
厚爲十家則者爲之同睦之人月之書成道睦正之廬正中
坐餘立而侍老者坐侍令少者一人讀古嘉訓世正爲釋其
義戒勸之戒皆揖而聽一人讀邦法已正立而宣敷之眾皆
北向跪而聽讀既正書眾名於冊列其所爲於側善惡成具

無惡者為上善多者次之善惡均者為中惡多者為次中無善者為下正飲眾酒位皆以其行為差下者不異酒不命坐三年而無惡者告於縣而復其身三年而無善者罰及之異其服不齒改者免之其善之月曰孝曰弟曰親鄰曰恤貧曰助同睦曰敏好學其惡反是保有學以教十睦之秀民四時各一會如睦制而畧其教之法取其孝弟忠信之符取其端莊和敏之德取其治經而知理射而中習禮樂而安知書數而適用月試而升黜之升則於雍雍亦有學其教如保而加詳雍試而善則升於縣而復其家黜則於睦傳家之脩脩而有聞則復教之而復升之凡睦之民有未達則問諸正正未達則問諸學農而暇則惟學之遊以詒善言以法善行同睦同保遇相揖作相助語相讓飲酒相命召若族雖非同睦行

族禮童子則學於睦之正取其羣而和睦正保師雍長縣歲考其績而升易之為此下疑有缺誤者其家復凡民力征相先粟賦相率上之所令胥勸而趨葬死而絕者食病而寢者敬德而文者執強悍復而敗類者棄好佞而巧者此其要也持而循之使不至於壞謹而察之使不至於弊而朝廷都邑皆以禮為治民豈有不化者哉由是道也近者十年遠者數十年周之治可復見矣嗚呼周之盛至於今三千年矣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有願治之心而治卒不如古者以其不法古之道而失先王之意也道之行豈非難哉然為天下者患乎無志有志無難為也患乎苟安苟安無難教也患乎畏事立事無難成也舉而措之如斯而已矣

明教

天下非無才也聚數萬之人養之十餘年而未見有一人可稱者養之無其漸而教之無其法也古之善育才者豈能益人以藝增人以智哉爲之之具素備能使人以不成才爲病不若人爲恥各思勉爲君子而不可止也故自其少時居於閭族而閭胥族師不責之以敏敏在則則責之以孝弟嫻睦其本固已美矣及其漸升於大學求之以六德以觀其內試之以六藝以觀其外行完而德備藝成而器良然後措之於用蓋其詳且慎也如此後之所望以爲才者執子弟於販鬻之區芻牧之場被之以衣冠而納於郡邑之學終歲期月太學有徵焉則又納於太學計其所習曾未知拜跪之節興俯之容而已肆然有爵祿之心太學舉而教之者又不越乎誦書業文挾弓矢角簪力恆人之淺事然時未久有司有求焉

則以應之卿大夫之位有闕焉則以爲之爲之者既不自知其不可而命之者亦不責之以其所學於是學者以習恆人之淺事冒竊祿位爲得計莫不相勉爲恆人而自謂不必修君子之事也太學之所聚郡邑之所教咸有苟且之心無賴之行冀其才之成奚可致哉夫國之立學所以養才必不期其至此也爲學者雖無志於道德亦必不自望爲恆人也而卒不能有成者非他用之速而教之疎也古之六德智仁聖之事顏閔之所不能及六藝禮樂之度數節文孟子之所不能詳射御之工杜預羊祜之所不能兼書數之法君子猶有所未習今欲責學者皆法古人而盡備之宜其未易爲也然不法古人而惟弓矢簪力是效誦書業文是爲亦未見才之可成也然則何由而設教乎蓋聖人之取人德不求其全而

取其不違乎道藝不求其備而貴乎能致其精唐虞以九德待士而有三德者亦俾爲大夫有六德者亦俾爲邦君聖人豈不欲得全德之人而用哉以爲求人太全則天下無全才不若因德命官之爲無失也臯陶未必能達禮益稷未必能知樂而益稷臯陶所爲之事伯夷后夔宜亦有所不能然而數子爲之各稱其位而成名於後世以其精不以其備也人惟行可以自圖若才與藝則有能有不能欲強而通之非惟不足得其所不能且將并其已能者而失之故善立教者莫如本之以六行餘則因其質而設其科人有剛毅而重厚者有慈良而順愛者有疏達而明斷者有強識而通敏者有沈勇而有威者有多力而任武者此六人者使曲徇眾人所能必不能堪苟因其所固有而教之於成才也奚禦剛毅重厚

者必可以任天下之大事則因而教之博通古昔之政教周知海內之得失觀其損益折衷以驗其爲勿使色厲而爲者得參之則大臣之儲也慈良順愛者必可以治民則因而教之平賦施惠之方振災恤患之道辨邪察獄之事理俗興化之要勿使柔佞而詐者得參之則收伯之儲也疏達明斷者則百官眾職之儲也強識通敏者則文學典禮之儲也沈勇而有威多力而任武則將帥之選疆場之所恃也各以其所當爲者教之而皆不使近似可說之人得與則所用無非才而所爲無僨事矣此大學之政也而爲師者非其才德之美不可也大學推其法行之於郡縣俾亦以六科爲準郡縣之取弟子員也必問於其宗族鄉黨皆言其篤行而好學則取之而復其家田百畝入太學則倍復仕而有政則皆復學於

郡縣者與郡祀與燕會禮異之使殊於恆人縣每科四人三歲各升一人於郡郡每科十人三歲各升三人於太學太學每科百人爲率以應上所任用郡縣既升而闕則卽充之廩之也宜厚教之也宜詳試之也宜嚴用之也宜當人知學之可仕也則不怠於自修知各因其才而用之也則必謹於自立而天下之異才咸思有爲於世矣爲治者不患乎無才而患乎聚天下之才而不能教用天下之才而不能擇教之而能成其德用之而能不違其器則才何可勝用哉胡貊之富人聚馬盈谷而不得一善馬善御者執鞭策指麾而區別之一日馬之致千里者以百計而盈谷之畜無棄者御非能假馬以力而易其性也能別其高下而不失其性則善馬出矣爲治者能不失其性豈特不患乎無才天下亦安所患哉

正俗

行於一人之身而化極四海之內觀於數百年之前而驗於數百年之後者風俗是也故風俗之所成至微也其效至著也所係似小也所由甚大也不可忽也昔者楚靈王好細腰舉國之人皆約食束脅引而後能起憑而後能立伊川之民被髮而祭智者知其變而爲夷風俗之端可不深察哉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其先之所尙傳之數十世而不變守之至於國亡而後已其俗素已定也故商之不能爲忠猶周之不能爲質也周公豈不知文之不若質哉至於商之末質漸散而繁文興矣周公知其莫可及也故因而文之恐其趨於浮薄也爲之禮以節之作之樂以和之惟其如此故能至於七百餘年然其後亦已不勝其弊矣戰國之世遊說之士譸聚

政合以謔言邪說略諸侯傾動天下誠三代之所未有也由
是生民日流於變詐豈非文勝之弊哉及秦懲其病遂坑殺
儒生舉先聖賢之遺文餘法一火而盡燔之曾不師古而在
其深刻巧苛之律不旋踵而遂亡其所尚非道故也漢興務
以寬大更之法疎禁濶四百年之基用此以立然其時朝無
人不知以禮義爲俗其所因仍大率皆秦制也烏望其如三
代哉至於近世惟宋之俗爲近古尊尙儒術以禮義漸漬其
民三百年之間宰相大臣不受刑戮外內庶官顧養廉恥雖
曰綱紀未備其所崇尙遠非秦漢以下之所能及故其垂亡
之際孀后少主旣已就虜而其臣抱君之遺孤奔走海島營
天指日擁立爲帝朝夕請命如事神明卒之無一人有背叛
之心至於溺死於海而後已雖三代之古未聞忠厚惻怛有

若是者孰謂風俗無益於國哉且夫秦皇帝之死未久而其
黔首相與奮挺而呼籲食其肉漢唐之衰皆逼於其北面之
臣而奪之而宋乃獨若此者何也秦棄禮義漢唐不知以禮
義爲俗而宋風俗醇美故也假使宋無夷狄之禍尊其前世
之俗國安遽亡哉以是知風俗之至急也宋亡元主中國者
八十餘年中國之民言語服食器用禮文不化而爲夷者鮮
矣其初尙有一二賢者教之參用宋法而亦頗以寬大爲政
故民亦安之然而暴戾貪鄙用其族類以處要職黷貨紊法
終以此亂其俗大壞以至於今譬如弊鐘漏鑊非重鼓而鑄
之其音不可得而調也夫欲因亂國之俗而致治雖聖人不
能也勢不可也俗之既壞則日甚而歲滋耳無以匡持之豈
遂止哉今北方之民父子兄弟同室而寢汗穢褻狎殆無人

理孟飯設匕咄爾而呼其翁對坐於地而食之
頑不知教其於大倫悖棄若此甚非國家之便也上下有則
乃所以導民故古者士民不非其大夫今小民得以執郡縣
之短長搥鼓而訴之闕下弟子或訟其師子姪或證諸父禮
義不立易所不至或法令非不明也有司按四方之罪非少
怠也而犯者不為衰止豈肯巨吏開口肆然徵取於人而不
顧問之則曰行且論作不取何以爲資或曰身死而妻子何
所仰食姑取之以自給耳其設心自以爲明達見執食守法
者眾且羣指而笑之而其人亦不辜卒無赦以死於是益堅
貪者之心小民轉之窮苦割剝次骨膏髓實室以奉其無厭
之欲非特爲此也國之大柄可以資富者惟寶鈔爲然無贖
之民聚徒勒取而爲之御史中使國之廉察天下者安作詐

男子假其衣冠符印乘傳而橫行夫偽鈔偽官之律至重也
而若不愛其死而冒之者豈誠不愛也哉彼見死者之多而
死不之畏也且人雖至愚奚不畏死彼誠見生之不足樂也
知生之足樂則安肯言死哉頃者富民受控辱於官府或被
其衣而毆或庭撻而詬罵其心大恥掩面而不敢見人里中
用者填其戶殺羊爲酒而被除之其人亦終身以爲病況犯
有名之律至於死地哉今人則俱不顧矣曠一白扶而出於
外揭其瘡以示人笑談而道之人亦不以爲怪一白之刑會
不直舊時之詬罵刑愈多而人愈不知恥則刑之不足化民
亦明矣故欲民之重死而難犯法莫如省無用之刑而以禮
義教之夫牧者之於羊採長鞭而道廢之未嘗及其體則逐
逐然行矣苟步步而鞭之則必馳突激走而不可制故刑者

非所以治民者也不得已而後用民知其不得已而後用則
烏忍犯之哉俗之不美至此甚矣少雖而不變法令將不足
禁之不可不深計也三代之變俗各視前代而變之元之俗
貪鄙暴戾故今宜用禮義爲質而行周之制今周之制亦有
行者矣學校非不立也鄉飲之禮非不修也然而俗尙未善
者未嘗灼然示之以所尙也夫示之以禮義者朝廷之上皆
不言他而以禮義御史出行縣郡不以搏擊人貴之而貴之
以禮義化民之事守令者考覈之等不以興利增戶求之而
求之以刑罪息學校興歲舉其孝弟忠信之民而尊異之使
小民皆知朝廷之意在乎成俗而求利在乎在德而不任
刑則信讓立而廉恥興廉恥興而民重其死然後取先王防
範天下至於七百年之法舉而盡行之三代之俗必復見而

成康之治不難致矣世嘗謂古與今不同俗豈其然哉今也
民喫粟飲水與三代之民同養老育幼與三代之民同獨人
君不可行三代之政乎用元之法而欲致古之治猶食烏喙
而望其引年附獨木而濟大川也

重爵祿

以一人而加千萬姓之上聚之爲膠漆散之爲沙塵合之爲
手足而離之爲仇讐其勢岌乎其可畏也然而人君處之甚
安而居之不疑者以爲天下之人賤者待我而貴貧者待我
而富且曰富曰貴者有以命之則其勢不能以自尊天下皆
有待於吾而吾無待於天下是以籠絡奔走舉世之豪傑而
恆以是驕之而不知此僅足以致徇世之士而不足爲高世
之士之輕重吾以爲人必待我而後富貴尊榮也彼高世者

方以是爲道德之累大言宏論辭拒也避惟恐爵祿之汙其身則人君安得以此致之哉士之可以自恃者無窮而君之所以致士者舍爵祿則無所可用用之得其道雖不能致高世之士猶可得徇世者而任之操貴賤予奪人之柄而不能將使庸夫婦人咸自以爲高而謂爵祿爲不足貴此人君之大患而不可不察其故也數寸之節盈尺之綬何足以貴人而人知貴之者以人君不易以異人知自貴重之道也凡物貴於不易得而賤於施所不當與未嘗拜人者拜一人焉則人以爲盛禮則拜在所尊矣逢乞人而與之揖則其拜爲不足貴而受其拜者皆褻而賤之矣古之爲天下者能使人以不得祿位爲不若人其心悅忻然有趨事赴功之心故上無求才之勞而下無曠官之憂執野人市糴而授之以大位

士之貴者必曰我何可與之同仕乎哉由是處士以不仕爲尊以遺世爲高而嘗爵祿爲不足貴海內皆有無求於上之心人主提其空名將安所用乎買於千家之市欲使千家之人自爲市於其門猶必權物之價使人不能賤其物操區區之空名欲俾智者盡其謀才者效其功勇者陳其力而不使人知自貴之道謂之善慮天下不可也德可以爲公卿吾從而用之於大夫士之上則居其下者莫敢不服德可以治民吾從而加諸斯民之上則爲民者莫敢不服上之所用舉可以服人心則高世之士無可容而爵祿重矣不能服乎人心人君之權下爲清言橫議之所奪而其勢散而不收則何所不至哉

正服

善治天下者常迎斯民好慕愧恥之端而導之於不言不動之中使之身勉於善而不自知勉之以辭說駁之以賞罰而強斯民之從之者化之至淺者也夫民雖有昏明愚智之不同然未嘗無所好惡也好之而未得則慕心生惡之而不能免則恥心萌且貧賤家之豎子被以華衣美服則欣然喜已不得有而見富貴家子之勝已則赧然愧矣其喜與愧豈有教之者哉發於性本於天莫或使之然而不能已耳聖人之爲治常因其天而順導其性術可慕可恥之器於人所不可離之物俾民目接乎此而心化乎彼無爵賞之誘而其勸有甚於爵賞非鞭朴之威而其懲有甚於鞭朴用微而效速意密而化神者其惟衣冠之品上下有制之法乎昔者成周之盛其爲制蓋詳矣天子諸侯以下自九章至於一章自十二

旒至於三旒其曲折粗見於經傳而庶民之制之詳無間焉獨禮記者曰野夫黃冠裳禽獸元冠綬武不齒之服也編冠素紕而綬五寸惰游之士也由是而推之其高懲勸之意於衣冠之飾蓋甚備矣夫頑悖之民刑其體膚創愈則痛乎書其罪惡歲久則書亡焉若因其致飾之具別以美惡之等俾服者思其爲可恥而慕乎善觀乎服可恥之飾者知其爲當戒而禁乎惡之爲者明乎蓋天下之民非可以一途視也或誦法堯禹而悖行道德或縱情違力而干抵法律其相去不啻十百十君子揖讓雍谷習爲卿大夫之事而卑賤之夫負任奔走出入於泥塗草莽之間荷櫜而同之則何以別賢否而示貴賤哉成周之制意必有以處此而其詳不可悉考矣欲談先王之治者宜稍定其儀則凡士農工賈技藝百家之

流其於冠服各爲表識而以其人本以其族有德之君子化
行於鄉黨及眾所擯棄作過被罪之人或異其制以爲懲習
亦不以其族而以其人非士族而有士行者進於士族尊之
而爲不善者服以其服而居民上者又接士君子以禮待庶
民眾流以法微示意嚮以警勸之民見有德者之被服美而
邪慝者之可恥也必勉以自修見爲士者之尊而執藝者之
卑必慎於擇術天下皆慕而欲爲士君子斯民孰與爲不善
而禍亂何自而作哉世主無不欲斯民趨善而去惡然而法
愈煩而惡不止者不能迎其慕恥之端而使之不知善之可
慕而至於無恥也故因其良心之發而導之則微示吾意而
有餘畏其慕恥之心而令之雖迫之以刑誅而不足夫以刑
誅之不能禁之民而欲其見吾區區之冠服而化此世俗之

所惑也然是民也與三代之民類也畫衣冠而不犯者有矣
刑措而不用者有矣聖人果何以致之哉蓋其施爲有本末
而導之有道化之有方也事之要固不止乎衣冠之有制而
衣冠之有制豈非王政之所當務也哉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三終 後學婁縣嚴傑光謹校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四

南京探江都御史嘉章 貞

南京翰林院孔目和錢養廉

南京鴻臚寺卿歸安錢堯

南京禮部尚書仁和羅大冠 全校

南京翰林院庶常孫如游 註後

學

上苑姚履旋 參閱

十九 祖裔 孫方永 祥 重刊

雜著

周官

余始讀詩大雅幽風見其積累之盛而知周之所由興然猶異之曰何其久也及讀周禮至於大司徒卿大夫州長黨正之法然後慨然歎其慮民之詳自盡在是矣治天下易也莫難於一天下之民心民心可一也莫難於使民心咸出於正

孫承澤